

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

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

1994

宗教文史卷·下



張第
子

劉義綱

龐眉鄒

魏海

張義綱

甘肅民族出版社

1994 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

——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 50 周年

宗教文史卷·下

敦 煌 研 究 院 编

甘 肃 民 族 出 版 社

主 编:梁尉英

英文目录翻译:台建群

责任编辑:赵兰泉 李青立

封面设计:马 强

1994 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

——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 50 周年

敦煌研究院 编

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甘肃乌金煤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43.875 字数 900 千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421—0701—1/K · 84 定价:220.00 元

1994 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
——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 50 周年

宗教文史卷·下

目 录

沙州回鹘史探微	刘玉权(1)
南山部族与阿萨兰回鹘研究	钱伯泉(40)
说“城主”	周绍良(56)
月氏的名称、族属以及汉代西陲的黑色人问题	陈健文(60)
《君者者状》辨析——河西达怛国的一份书状	谭蝉雪(100)
思结请粮文书与思结归唐史事考	陆庆夫(115)
唐代丝绸之路与胡奴婢买卖	吴 震(128)
跋洛阳出土的两方与中外交通史有关的唐代墓志	张乃翥 张成渝(155)
唐代的奴隶墓志	刘铭恕(165)
悬泉悬泉置杂考	吴昌廉(170)
论六朝时代的考试制度	[美]丁爱博著 杨富学译(179)
唐代前期的河陇经济	陈守忠(187)

均田制的废弛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美]韩 森(204)
敦煌本《辩才家教》初探	叶永胜(213)
Дх.2168 写本初探——以“蓝”的考证为主	王克孝(226)
敦煌性文化初探	史成礼(240)
敦煌学与简牍学之分合与分际	马先醒(245)
汉文献的胡本与梵本考辨	谭世宝(255)

Collecteel Works of 1994

Collected Works of 199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unhuang Studies
——Commemorating the 50th Annensary of the Estabolishment of
Dunhuang Academy

Religion, Literature, History

Volume Two

- A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Shazhou Uighurs
..... Liu Yuquan(1)
- On Tribe of Nanshan and Arslan Uighurs Qian Boquan(40)
- Talking about"Cheng-Zhu" Zhou Shaoliang(56)
- Questions on the Rou-Zhi & Other Dark-Skinned People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Han Dynasty
..... Chen Jianwen(60)
- An Analysis of Dunhuang Ms. "Jun-Zeze-Zhuang"
——An Official Document of the Dada Kingdom of Hexi
..... Tan Chanxue(100)
- Si Jie's Grain-Requesting Document & Historical Facts that
He Pledged Auegiance To the Tang Dynasty Lu Qingfu (115)

- The Silk Road & the Slave Trade in the Tang Dynasty
 Wu Zhen(128)
- Inscriptions on Memorial Tablets within the Tang Tomb
 Unearthed in Luoyang ... Zhang Naizhu & Zhang Chengyu(155)
- Inscription on Memorial Tablet within the Tang Slave Tomb
 Liu Mingshu(165)
- Notes on "xuan-quan" and "xuan-quan-zhi" Wu Changlian(170)
- Examination Documents from Astana — — A Stud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United States) Albert E. Dien tr. Yang Fuxue(179)
-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elong Region in the Early Tang
 Chen Shouzhong(187)
- The Influence of the Juntian Land — System Ceasing to be
 Binding on Daily Life
 (United States) Valerie Hansen(204)
- A Preliminary Study of Dunhuang Ms. "Bian-Cai-Jia-Jiao"
 Ye Yangshen(213)
- Dunhuang Manuscript Dx2168—A Study of Hong Lan Flower
 Wang Kexiao(226)
- Sexual Culture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Shi Chengli(240)
- Comparing Dunhuang Studies with Bamboo and Wooden Slip Studies
 Ma Xianxing(245)
- Identifying Hu-Ben and Fan-Ben Among Ancient Chinese Documents
 Tan Shibao(255)

沙州回鹘史探微

刘玉权

公元 10 世纪中叶前后,在中国西北角出现了一个以回鹘人为主体的、以敦煌地区为中心的民族政权——“沙州回鹘”。它一直到 12 世纪上半叶才最后消失,历时长达一个半世纪。然而,有关它的文献记载却总是轻描淡写的寥寥数笔,而且往往是或虚或实,时稳时显,给人们一个朦朦胧胧、神秘莫测的印象。因此,让本来就寥若晨星的论者,众议纷纭,莫衷一是。

沙州回鹘究竟是怎样出现?如何消失?是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它与曹氏归义军政权及西夏王国之间是什么关系?一句话:它在历史上到底是什么面貌?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讲,至今还是个困扰人们、不甚了了的难题,当然也是一个很值得探讨与研究的问题。

本篇拙稿意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手抓住奇缺的一点史料与文献,另一手抓住敦煌石窟中有关沙州回鹘活动的一些蛛丝马迹,从几个方面综合性地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肯定地说,这篇文稿绝不可能解答上述所有问题。尚能说明点滴问题或者因抛砖而引玉,就足可让笔者聊以自慰了。

一 从文献看沙州回鹘

1. 从历史文献看沙州回鹘

回鹘在敦煌地区游牧居住的历史,至迟可上溯到唐代。“会昌中(841-846年),其国衰乱。其相黠戛职者拥外甥将庞勒西奔安西。既而回鹘为幽州张仲武所破,庞勒乃自称可汗,居甘、沙、西州,无复昔时之盛矣。”^①不排斥在此之前已有回鹘人游牧于敦煌地区的可能性,但定居此地并有明文记载者,恐始于此。材料表明:庞勒此时是甘、沙、西州回鹘的共主;至10世纪中叶,定居敦煌地区的回鹘部落开始有了自己的可汗,并遣使者与沙州归义军的使节结伴到后周都城朝贡。宋人乐史编著的《太平寰宇记》说: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其州可汗、沙州节度观察留后曹元忠,各遣使进方物。其外,瓜州团练使仍旧隶沙州,以归义军节度留后曹元忠为节度使,以知瓜州军事曹元恭为瓜州团练使。仍各铸印以赐之,皆旌来王之意也”。^②这里的沙州可汗,无疑是指已定居敦煌的沙州回鹘可汗。这是见于正史记载的沙州回鹘的最早可汗。遗憾的是没有提到这位可汗的名称。鉴于该书成书年代甚早,因此史料价值颇高。是考察研究沙州回鹘早期历史及其同沙州曹氏归义军政权关系值得重视的材料。

公元10世纪后期以降,历史文献中关于沙州回鹘便相继有颇为明确的记载。976年(宋太平兴国元年)“冬,遣殿直张璨齐诏喻甘、沙州回鹘可汗外甥,赐以器币,招致名马、美玉,以备车骑琮璜之用”^③。可见宋廷比较重视同甘、沙州回鹘间的关系。同时也表明此时的甘州回鹘与沙州回鹘间关系良好。四年之后,沙州回鹘可汗的名字终于出现了。980年(宋太平兴国五年)“闰二月,甘、沙

州回鹘可汗夜落纥密礼遏遣使以骆驼、名马、珊瑚、琥珀为贡”。^④这明确地告诉我们夜落纥密礼遏共为甘、沙州回鹘的可汗。颇为有趣的是沙州归义军曹民也于同年稍迟一个月遣使人宋朝贡；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率其子延禄自称留后，并遣使修贡。次月，宋廷即诏赠无忠敦煌郡王，授延禄为归义军节度使。这些材料表明，沙州回鹘在敦煌为归义军治下一个独立性很强的部族集团，与归义军及治内的汉族居民以及其他各族居民友好相处。它与甘州回鹘集团有比较松散的依赖关系，但并无严密的统属关系；虽承认夜落纥密礼遏为其共主，但又似乎自有可汗统领部众和管理内部事务。不过因为甘州回鹘人多势众，沙州回鹘与中原之交通又有赖于甘州方面的支持，因此沙州回鹘对甘州回鹘不能不有所依求而把关系处理得比较融洽。

989(宋端拱二年，辽统和七年)“……契丹国志云：于阗、高昌、龟兹、大食、小食、甘州、沙州、凉州各国，三年一贡，遣使约四百余人……契丹回赐至少不下四十万贯”。^⑤契丹国志上述材料，被采入《辽史纪事本末》之“西北部族属国叛服”门下。表明沙州回鹘、甘州回鹘同契丹之间也建立了友好关系。999年(宋咸平二年)“沙州蕃族首领、邛部川蛮、西南蕃、占城、大食国来贡”。^⑥沙州蕃族虽远不仅只回鹘一族，然根据这个时期沙州的情况判断，沙州回鹘部族的可能性较大。

10世纪末11世纪初，党项崛起于西北。雄心勃勃的党项首领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要争当河西走廊这条中西交通命脉的操纵者。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同原来分别控制这条交通线的各家势力发生武装冲突和流血战争，彻底打破了维持多年的原有平衡。这个时期较有实力的几家，一是以凉州为中心的吐蕃六谷部，一是以甘州为中心的甘州回鹘政权，一个是以沙州为中心的曹氏归义军政权和沙州回鹘集团。公元1001年(宋咸平四年)，党项首领继迁“西

取秦界之群蕃，北掠回鹘之健马，长驱南牧……回鹘西凉路亦断绝”^⑦。于是，甘州回鹘“可汗王禄胜遣使曹万通以玉勒、名马、独峰无峰骆驼、宾铁剑、甲、琉璃器来贡。万通自言任本国枢密使，本国……甲马甚精习，原朝廷命使统领，使得缚继迁以献……”^⑧《宋史》之《真宗纪》和《回鹘》均言“回鹘可汗王禄胜”，但未指名属于哪一个回鹘集团之可汗，然《西夏纪》则称“西州回鹘可汗禄胜”。但冯家升等编著之《维吾尔族史料简编》在其《甘州回鹘世系表》中，却认定禄胜是甘州回鹘可汗王。各家说法颇异，笔者这里暂从冯家升等先生之说。

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德明“出兵侵甘州回鹘。回鹘有甘州、沙州、西州、新复州教种，甘州地逼西夏，其可汗夜落纥尝与沙州可汗禄胜数出兵为保吉(即继迁)难，保吉死，德明思报怨，遣将张浦率骑数千，抄掠其境。夜落纥出兵拒之，浦不能胜”。^⑨在这里，清代学者吴广成第一次将沙州回鹘可汗王与禄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从而他的《西夏书事》成为最早明确记载沙州回鹘可汗王名字的历史文献。遗憾的是吴广成没有指明材料依据，其史料价值和可靠性因之受损。至此，同一禄胜，是甘州回鹘可汗，又是西州回鹘可汗和沙州回鹘可汗。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看来禄胜在当时很可能是上述几个回鹘集团的共主。高自厚先生以为：宋朝下诏所有回鹘事宜，“一切委卿统制”。这同册封禄胜为整个回鹘人的可汗相差无几。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回鹘人奉禄胜为可汗是自然的。因而，在各个回鹘汗国的史料中出现禄胜一名也是自然的(见1988年第1期《西北民族研究》载高自厚《宋代回鹘社会的分裂割据——再读“黄头回纥”的由来和含义》)。笔者同意这个说法。

1014年(宋大中祥符七年、辽开泰三年)四月，“沙州回鹘曹顺遣使来贡，(辽圣宗皇帝)回赐衣、币”。^⑩这是将沙州回鹘与沙州归

义军节度使曹贤顺连在一起的首次记载。其意甚明,把曹贤顺看成为沙州回鹘之首领。笔者查对比较了关于此事之各种史料记载后,发现除《辽史》和《辽史纪事本末》之外,其余诸如《长编》、《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皇朝内苑》、《宋朝事实类苑》、《宋朝事实》等,都未在曹贤顺名字前面加“沙州回鹘”四个字。可见,这仅是辽朝的称法。但,何以如此呢?笔者以为大抵有两种可能:一是曹贤顺对辽朝自称沙州回鹘,二是辽朝以为曹贤顺与沙州回鹘大体上是一回事。两种可能无论属于何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曹氏归义军政权中以及整个瓜沙地区内,回鹘势力之增长和渗透影响,已发展到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强烈的地步。甚至有一定的理由认为:沙州曹氏这个时候对沙州回鹘已有一定程度的依附关系。

1019年(宋天禧三年,辽开泰八年)春正月,“辽封沙州节度使曹顺为敦煌郡王”。^①据《全辽文》卷6《韩椅墓志铭》,可知辽朝此次前往赐封曹贤顺的使者就是韩椅。^②1020年(宋天禧四年、辽开泰九年)七月“辽遣使赐沙州回鹘敦煌郡王曹顺衣物”。九月,“沙州回鹘敦煌王曹顺遣使来贡”。^③在“敦煌郡王”前面,冠以“沙州回鹘”,进一步表明曹氏归义军政权对于沙州回鹘的依附关系。冬十月,“详稳郎君老使沙州还,诏释宿累。国家旧使远国,多用犯徒罪而有才略者,使还即除其罪”。^④自七月至十月,诸事联系起来看就更加清楚:七月辽遣详稳郎群老出使沙州,赐曹贤顺衣物;九月曹贤顺遣使贡辽,以表回谢,此时郎君老出使沙州尚未归辽,至十月,郎君老才返回辽朝,而按其惯例获释其原有徒刑之罪。这期间辽朝频频遣使沙州,赐号封王,馈赠衣物,待曹贤顺格外优厚,对沙州表现出巨大的热忱与关注。何以如此呢?原来一直对辽朝友好恭顺的甘州回鹘,眼下却表现得不敬不顺,而辽朝最高统治者一再表示要专征不从者。此前曾遣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讨伐甘州,然

而并未成功，仅破肃州城。这样，辽朝想尽力拉拢结好沙州，以支持辽而不要与甘州为盟。

1021年(宋天禧五年)七月，宋帝下诏：“自今西州、甘、沙州进奉人使，更一二年不许赴阙”。因为龟兹回鹘使延福等人“诈为外使，邀冀恩赏及乞赐藏经、金像等物”。^⑮从而惹怒了宋廷，因此波及到甘、沙、西州回鹘受到同样的“处罚”，一两年内所遣使者不得直达京都帝宫朝见皇上。当然，这并不影响沙州归义军政权的使者，他们的使者就在次年仍然照常出入于宋廷。1023年(宋天圣元年)“闰九月……归义节度使曹贤顺遣使来贡方物，谢大中祥符七年旌节之赐也”。^⑯根据《宋会要辑稿·蕃夷志》同年同月同一事之记载：“闰九月，沙州遣使翟来著等贡方物乳香、硃砂、玉团等”，使我们知道了沙州曹氏此次朝贡使者的名字和贡品内容。

1026年(宋天圣四年、辽太平六年)五月，辽“遣北路招讨使萧惠将兵伐甘州回鹘(直到)八月，萧惠攻甘州不克，师还”。^⑰辽朝为征服甘州回鹘，频频派遣官员和军队奔往于辽与沙州之间。还专门在沙州设置了观察使(这时的沙州观察使名叫石字)，并增派兵马来往于沙州。^⑱看来沙州方面在辽朝多次伐甘州回鹘的过程中，既未公开站在辽朝一边，又不声援支持甘州回鹘，似乎是中立的立场。然而，实际上为辽朝提供了一个对甘州作战的中转站，使辽朝已经没有白花功夫在沙州身上了。而与甘州回鹘结有怨仇的西夏，却公开站在辽朝一边，派兵帮助萧惠伐甘州。只是辽朝征服甘州的举措始终未能实现。两年后(即1028年)甘州回鹘却被西夏元昊一举击破。^⑲被击破的甘州回鹘人，一部分投奔唃廝囉(吐蕃在青海之一部)，另一部分西奔，沿肃、瓜、沙诸州而涌入新疆，与西州回鹘汇合。当然，在西奔途中滞留瓜、沙地区与沙州回鹘汇合者当亦有之。不愿奔逃迁徙的一部分甘州回鹘人，则留居故地，归附于西夏。滞留瓜、沙一带的甘州回鹘人，必然使沙州回鹘势力进一

步增大,从而对沙州政局产生更大的影响。1030年(宋天圣八年)瓜、沙地区的政治局势终于发生了转折性的重大变化。在瓜州方面,“瓜州王以千骑降于夏”。^④《宋史》没有说出这位降夏的瓜州王的名字及降夏原因,而《西夏书事》则说出了瓜州王名字及降夏原因:“(天圣八年)春三月,回鹘瓜州王请降(于西夏),德明纳之。瓜州回鹘及沙州分部,其王贤顺见德明势日炽,率属请降”。然而,笔者对西夏书事这一说法,一向持怀疑态度。因为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又不合情理。公元1014年(宋大中祥符七年,辽开泰三年)曹宗寿死后,宋廷于四月“以归义军留后曹贤顺为归义军节度使,弟贤惠知瓜州”。^⑤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曹贤惠还同时被宋廷授予“检校刑部尚书、知瓜州归义军掌书记”。无疑,曹贤惠是归义军政权在瓜州的最高长官。因此,在这个时候,要说在瓜州称王,他最有条件和资格。其兄贤顺在1019年春正月曾被辽朝封为“敦煌郡王”,那么贤惠自称“瓜州王”也是顺理成章之事。退一步说,即便是贤顺跑到瓜州,也当然要继续称“敦煌郡王”,而决不会自己降格称瓜州王。瓜州王从未封过王,要称瓜州王只能是曹贤惠自封,而不可能是已被封过敦煌郡王的曹贤顺放下郡王不当去当州王。至于瓜州王降夏原因是所谓“见法明势日炽”,也是过于牵强附会,言不由衷,很不合情理。这个时候的西夏势力虽然正处上升趋势,在争夺河西交通线的战争中获得了一些胜利。但是,也不过是刚刚从回鹘人手中夺下甘州,就此所付出的代价亦是高昂的(为夺甘州,几经挫折失败,并为此搭上了李继迁的命)。攻下甘州之后,党项大军并非西逼瓜沙,而是挥戈东进,去和吐蕃六谷部争夺西凉府。此时河西西部的肃、瓜、沙尚无党项人的威胁,更无战事,距离西夏刚刚夺得的甘州千里之遥的瓜州,安全无恙,瓜州王之宝座也还是稳稳当当的,何以瓜州王需主动奔千里之外去投降西夏?其实《西夏书事》之作者吴广成自己也不无疑问。他

在小字注释中也说：“时德明虽得甘州，与瓜州尚距千里，中隔肃州。回鹘与夏国世仇，贤顺（应是贤惠——笔者注）何以遂降？宋史回鹘传不载，疑夏国传有误，俟考。”依笔者之愚见，《宋史·夏国传》关于瓜州王以千骑降夏之说，恐未必有误。倘若我们从宏观角度去观察分析瓜沙地区及河西走廊的总形势，就会发现瓜州王降夏事出有因。简要地说，是由于曹氏归义军政权日趋衰落和沙州回鹘势力日渐增长，并对瓜州地区及曹氏政权渗透的结果。特别是自1028年甘州回鹘被党项击破之后，一部分西奔的回鹘人滞留瓜沙地区，使这个地区的回鹘势力空前壮大，足以左右这一地区的形势。发展到1030年，很可能像被西夏击破的一大批甘州回鹘人拥入新疆，获得了西州回鹘的领导权一样，^②沙州回鹘同滞留下来的部分甘州回鹘人一起，也掌握了这个地区的领导权，从而结束了张、曹两家近二百年的汉族归义政权的一统天下。最后一任归义军节度使敦煌郡王曹贤顺，自然成为此次政权更迭的牺牲品，以此在历史上消失得无踪无影。在瓜州称王的曹贤惠，走投无路，只好率其亲信奔投西夏，以免遭到与其兄长一样的杀身之祸。在笔者看来，这就是瓜州王曹贤惠于1030年率千骑降西夏的原因。

从此，沙州回鹘成了瓜、沙地区的主宰，他们可以携家带口大摇大摆地出入宋境，沿途大做其生意了。1031年（宋天圣九年）春正月，“资政殿学士晏殊言：占城、龟兹、沙州、邛部川蛮夷，往往有挈家人贡者。请如先朝故事，委馆伴使询其道路、风俗及绘人物衣冠，以上史官。从之”。^③据《宋会要辑稿·蕃夷志七·历代朝贡》载：沙州此次遣使的具体时间是本年正月十八日，使者为米兴，还有一位名叫法轮的僧人，其余均未署名，贡品是名马及珠玉。

1032年（宋天圣十年，本年十一月改年号曰明道）七月，宋枢密直学士、知秦州王博文向宋廷奏曰：“河西回鹘多缘互市家秦陇间，请悉遣出境，戒守臣使稽察之”。^④此时言“河西回鹘”当然包括被

党项击破后散处河西诸州之原甘州回鹘人，自然更应包括沙州回鹘人。过去河西诸州贡宋，或称某州(府)、某部，例如西凉府(或六谷部)、甘州回鹘、沙州回鹘、沙州归义军曹某某，等等。自甘州回鹘、凉州吐蕃六谷部相继被党项击破，而沙州回鹘不声不响地通过政变方式取代曹氏归义军之后，宋廷对河西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应接不暇，也无力照管。对于从各处入宋做生意的回鹘人只好笼统地以“河西回鹘”称之了。

1035年(宋景祐二年)十二月，西夏元昊遣苏奴儿领兵25000攻唃斯啰，败死略尽，苏奴儿被俘。元昊亲自率兵攻鼐牛城，一月不下。既而以假约和之计诱其城开，大纵杀戮。又攻青唐、安二、宗哥、带星岭诸城，唃斯啰部将安子罗以十万兵绝元昊归路，元昊昼夜角战三百(一作二百)余日，子罗败。此后，李焘在其《长编》该条下作小字注释曰：“……正传云：子罗败，遂取瓜、沙、肃三州，误也。瓜、沙、肃、三州，自属回纥，不与唃斯啰接，今删去。自攻青唐以下及取瓜、沙、肃，必不在今年，今附见”。^⑤成书于北宋末南宋初的《长编》，明确指出瓜、沙、肃三州“自属回纥”。这充分证明瓜、沙、肃三州在被西夏攻陷之前属回鹘控制。

1036年(宋景祐三年)十二月，元昊自制番书(指西夏文字)12卷，“再举兵攻回纥，陷瓜、沙、肃三州，尽有河西旧地……”^⑥元昊攻瓜、沙、肃三州，明确指出是同回鹘人作战，而并非曹氏归义军。这不是明明告诉我们：在元昊进攻瓜、沙、肃三州之前，曹贤顺弟兄统领的归义军政权已不复存在，回鹘人是这一地区的新统治者。然而，回鹘人控制瓜、沙政权毕竟时间太短，还来不及站稳脚跟便又被比自己更为强大的党项人击败，复失去政权。

沙州回鹘虽被党项人击败，并失去了对瓜、沙地区的领导权，但他们在这边远的穷乡僻壤还人多势众，一时并不屈服于西夏人的统治。因此，他们还继续与宋朝取得联系，同其他反西夏势力一

起,相互呼应配合,继续与西夏人作对,做着推翻西夏在瓜、沙统治的美梦,而这也是宋王朝所希望、所欢迎的事情。利用夷狄之间的矛盾,拉一个甚至拉几个去打一个,正与宋王朝所谓“以夷制夷”的策略不谋而合,当然会得到宋王朝的配合与支持的。西夏王朝也意识到:被自己击败的吐蕃与回鹘,他们在河西还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必须认真对付。因此在开始控有河西全境的第二年(即1037年),建立全国军制,设十八监军司时,没有忘记在“右厢甘州路(配住)三万人,以备西蕃、回纥”。^④

1037年(宋景祐四年)正月,“沙州遣使副杨骨盖靡是贡玉、牛黄、棋子、褐录、黑皮、花芯布、琥珀、乳香、钢砂、梧桐律、黄矾、名马”。^⑤这应该看成是沙州回鹘集团对宋王朝的一次朝贡。他们仍然以沙州“主人”之身份向宋廷贡献了如此丰富的贡品。

1040年(宋康定元年)二月,“宋诏唃斯啰攻元昊。时元昊空国入寇,宋诏唃斯啰速领军马乘此时径往,拔其根本”^⑥遗憾的是时值唃斯啰首领死去,虽受其诏,而一时未能采取行动。同年三月,“右正言直集贤院修起居注吴育言:比尝建议乞通回纥,以破昊贼……昊贼见朝廷比年与西域诸戎不通,先以财物唃邻境,使巢穴无虞,然后萌狂悖之心……”^⑦同年4月,宋朝大理寺丞秘阁校理石延手也说:“回鹘在嘉勒斯赉(即唃斯啰)西,(昔)唐用其兵定吐蕃,(今)亦可兼诱之,使犄角兴师,以分贼(指西夏)势。”^⑧同年七月,“鄜延钤辖张亢上书曰:‘……王师既行,使唃斯啰及九姓加纥分制其后,此荡覆巢穴必矣。’”^⑨

1041年(宋庆历元年)“二月,沙州遣大使安谔支、副使李吉入贡”于宋。^⑩这也应看做是沙州回鹘对宋朝的又一次朝贡,而且大使是位回鹘族人。同年“夏四月庚辰,(宋廷)以嘉勒斯赉进奉人兰章家军主策拉诺尔为珍州刺史……谕策拉诺尔所告谕嘉勒斯赉举兵取西凉府……(曹)琮欲诱吐蕃犄角图贼(此指西夏),得西州旧